

胡 風 反 革 命 集 團
的 陰 謀 活 動

巴 克 編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

巴 克編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製廠印刷

*

書號：318·787×1092耗 $\frac{1}{32}$ 開·2 $\frac{1}{4}$ 印張·50,000字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

寫在前面的話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現在已被揭露。這個被揭露出來的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生動地反映了我國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尖銳性。胡風反革命集團具有切反革命集團的一般性質，因此，我們從它的陰謀活動中所能吸取到的教訓也具有普遍的意義。爲了通過揭露這一集團的陰謀活動，以幫助人民提高革命警惕，勝利地進行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我們特根據“人民日報”編輯部所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書，和各地報刊所載有關這一事件的材料和論著，加以改寫，成爲本書。只要我們從這一事件學得了一些東西，提高了革命警惕和辨別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本領，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繼續加強戰鬥，那末，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必定要被我們~~一一~~地清查出來，連根拔掉！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目 錄

一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後台老闆是誰	1
(一) 胡風是一個怎樣的人	1
(二)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由一夥什麼樣的人組成的	4
(三) 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後台老闆	9
二 胡風集團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集團	12
(一) 胡風問題是個什麼問題	12
(二) 解放前胡風集團的反革命活動	13
(三) 解放後胡風集團的反革命活動	18
三 胡風集團的反革命理論和綱領	23
(一) 胡風集團的反革命理論	23
(二) 胡風集團的反革命綱領	30
(三) 胡風集團的反革命理論和綱領的嚴重危害性	38
四 胡風集團兩面派的反革命手段	40
(一) 兩面派手段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活動的主要特點	40
(二) 胡風集團怎樣運用兩面派手段來進行反革命活動	42
(三) 胡風集團兩面派反革命活動的被揭穿是我們的巨大勝利	54
五 我們從胡風反革命事件中應該吸取哪些教訓	56
(一) 必須提高革命警惕，反對麻痹思想	56
(二) 必須學會辨別一切暗藏的兩面派反革命分子	58
(三) 必須克服自由主義	62
(四) 必須肅清胡風集團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65

一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後台老闆是誰

(一) 胡風是一個怎樣的人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頭子胡風，原名張光人，又叫谷非，湖北省蘄春縣人。他的家庭是個反革命的地主家庭。他的大哥張名山心毒嘴狠，包攬詞訟，對農民強取豪奪，強姦婦女，並把一個貧農的妻子佔為己有，是個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當地農民叫他“五毒”，“恒豐堤內一霸”。但是，胡風却用一切最美好的字眼來稱頌這個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是具有什麼“愛勞動，自我犧牲，仰慕善良行為的德性”的人。原來，胡風在家裏過了好多年十足的地主家庭的生活，在家中實際成了“二地主”和“二債主”，和他的大哥本是“一丘之貉”。他的惡霸地主哥哥張名山，為了鞏固和擴大他們地主家庭的勢力，就拿從農民剝削來的血汗“資助”胡風外出讀書。

真的，胡風沒有辜負他哥哥的希望。一九四七年，張名山煽動他的家鄉宗族之間的械鬥，被方姓宗族打死。胡風“悲慟”之餘，一面寫信告訴家裏怎樣打官司，一面自己在上海多方奔走，到處找“有勢”的後台，並一再給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方覺慧寫信，要他“支持”。打死張名山的是方覺慧的本族，可是方覺慧竟答應了胡風的要求，替張名山報了仇。可見胡風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匪首方覺慧有多麼深厚親密的關係。

解放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農民翻了身，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改革土地制度的鬥爭。這激起了胡風對黨和人民的深仇。

大恨，也引起了他對那個即將死亡的地主階級家庭的“哀悼”。胡風曾寫信給在他家鄉的人民政府工作人員，誣衊他們對他家裏不講“政策”。同時，指使他的二哥張名梯（被當地農民稱爲“總細奸，面善心毒”的極端狡猾的地主）到當地農會“申請”，硬說沒有剝削過人。又寫信給他四弟張學仁（是一個當過僞聯保主任，殺死過農民的有血債的反革命分子）壯胆，支持他向農會“反攻”。胡風一刻也沒有忘記過對他那地主家庭的愛，土地改革以後，他還數次寄錢寄衣服回去，安慰他那地主家庭。一九五二年，胡風爲那個正被人民管制着的地主二哥張名梯的六十生日“祝壽”，大紅的條子上寫着：“以這幾件新衣爲二哥祝壽”，充分表現了胡風對地主階級的“仁愛的胸懷”。對人民翻了身的“這種時候”，胡風自然是恨入骨髓的。一九五二年二月，胡風的妻子寫給家裏的信上說：“今天爲你們寄出一包舊衣，……不過在這種時候，也能勉強穿穿吧。”他們還幻想着“變天”，到那種時候，他們就可以“耀武揚威”了。

這就是胡風對待地主階級家庭的反革命態度。

那末，再看看胡風出外讀書以後又是怎樣的吧。

胡風說他“追隨”革命二十多年，其實，他隱瞞了一段不可告人的歷史。像他這樣“追隨”革命，算起來却是三十多年了。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胡風在北京大學讀書，曾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當時軍閥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嚇昏了，他動搖了，堅決要求黨允許他退出了團。這是一九二五年的事。後來，胡風在江西“剿共”軍隊中做反共的政治工作。接着，又依靠反革命頭子方覺慧的幫助到日本“留學”。

在日本“留學”的胡風，混進了當時留學生反對日本侵華的“九一八”事變的進步組織，同時，又經常和屠殺湖北革命青年的劊子手陶鈞和特務頭子賀衷寒聯系。後來，進步留學生的愛

國運動遭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打擊，留學生有的被捕，有的被限制了自由，胡風却被“釋放”回國了。

這就是曾經有人問胡風在混入“左聯”以前幹什麼，他就“嘿嘿嘿”乾笑一陣，或“王顧左右而言他”掩飾着的歷史。

胡風從日本回國後，就開始在上海以搞文藝為幌子，打進了“左翼作家聯盟”，進行陰謀活動。同時又在反動頭子孫科所屬的一個出版機關做編輯。

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風轉到武漢，辦了一個名叫“七月”的文藝刊物。這個刊物的一部分稿件來源，就是國民黨文化特務陳紀瑩供給的。後來，胡風和文化特務頭子張道藩一起坐飛機到重慶，蔣介石“特予召見”。在重慶的胡風，按月到張道藩所主持的偽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領津貼，進行了一系列的陰謀活動，樹立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旗幟”。在“主觀戰鬥精神”下，胡風和蔣介石一文一武，向革命進行瘋狂的攻擊。

抗戰勝利後，胡風回到上海，爲了把他的“蛇窟”變成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活動中心，他先後找過偽警察局，偽社會局的特務頭子趙班斧，要他幫忙把住在那幢房子三樓的兩家房客趕走。後來爲了胡風分子賈植芳的誤會被捕，胡風又找國民黨中統特務，他和特務頭子、偽北平警察局長陳焯有密切關係。

解放戰爭時期，胡風曾經“樂觀”了一下。這個反革命集團在“傳達”蔣賊“訓話”時，狂言人民解放軍主力“三個月擊破”，“一年肅清”。結果，被肅清的是蔣介石匪幫，胡風的“樂觀”成了“悲觀”。胡風在解放了的中國潛伏下來，他所負的“使命太大了”，在胡風家中一床破棉花被套裏還藏着一把刻上“蔣中正贈”的短劍。

胡風的歷史無可置辯地證明他是一個一貫的徹頭徹尾的兇惡而又狡猾的反革命分子，但正如一切反革命分子一樣，他終

究不能永遠暗藏在革命隊伍裏，終究被識破了。

(二)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由一夥什麼樣的人組成的

以胡風爲首的這個反革命集團，根據各地報刊揭露，他們的人很不少，截至目前爲止的不完全的統計，這個集團的骨幹分子或重要分子有：阿壠、綠原、蘆甸、路翎、方然、張中曉、彭柏山、劉雪葦、曾卓、謝韜、歐陽莊、魯藜、張禹、梅林、耿庸、羅洛、冀沔、賈植芳、王戎、朱谷懷、王元化、嚴望、滿濤、呂癸、莊湧、羅飛（杭行）、徐放、牛漢、李離、馮大海、梅志、劉德馨（化鐵）、李正廉、華田、顧牧丁、王采、任敏、盧玉、吳人雄、王琳、何苦、余曉、顧正南、費明君、斯民、逢登泰、鄭造、蘇汎、許史華、俞鴻模……等五十餘人。這些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物以類聚”，決不是什麼“烏合之衆”，而是有嚴密的“組織原則”的反革命政治集團。

他們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呢？這裏請看看阿壠、綠原、蘆甸等幾個傢伙的罪惡面貌吧：

阿壠（陳守梅、陳亦門，浙江人）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之一。這個人是胡風黑幫的“理論家”，曾被胡風捧爲“道德的化身”。

那末，這傢伙到底是幹什麼的？

阿壠是國民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第十期的畢業生。抗日戰爭初期混到延安，在抗日大學待了幾個月又跑回西安，就在專門封鎖延安、搞特務工作爲目的的胡宗南的“戰幹四團”當教官，後來又到蔣介石的陸軍大學“受訓”，又在僞軍令部做過上校軍官。僞軍令部就是向蔣匪軍散發“剿匪手本”、擴大打內戰的參謀本部。就是這個阿壠，在蔣賊向解放區大規模進攻的時候，寫信向胡風報告軍事機密說：蔣匪的“機械部隊空運濟南，

反戰車部隊空運歸綏”，說是“三個月可以擊破主力，一年肅清”，還說蔣賊的“自信”，使他們“更爲鼓舞”。並且惡毒地咒罵我們革命力量是“膿”，認爲“一不做，二不休，是膿，總要排出”！

解放戰爭的結果，“排出”的正是他的主子蔣匪。這時，阿壠却以“作家”、“理論家”的面貌，出現在解放了的新中國。他是怎樣鑽進來的？鑽進來幹什麼呢？事情是這樣：

解放後，胡風提名阿壠等人爲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的代表。文代會後，阿壠原想混入到我們的部隊中去，胡風對他說：“你的事，也談過，我也考慮過，做部隊工作，不容易，……”胡風就給他另想辦法，找到了在“人事方面可以有照應……”、“很有前途”的天津，阿壠就潛伏到天津文聯。

阿壠一到天津，就和胡風分子魯藜、蘆甸結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在天津活動的領導核心，拉攏當時文聯幹部李離、馮大海、何苦等成爲外圍分子，進行挑撥離間，打擊領導等陰謀活動。同時，以阿壠爲主謀，把他們的反革命組織的活動伸展到各個方面，通過講演、廣播，散佈反動理論，毒害了許多青年。此外，阿壠還拉攏一個隱瞞歷史，混進天津文化局的國民黨反動軍官吳繼云，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動。他多次寫信向胡風報告反革命活動情況，還想要加強人員，以便擴大他們的反革命活動。阿壠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寫信給胡風說：“張中曉的情況，過去，知道些否？請告我。因爲，這裏，……需要戰鬥的人。……”這不是完全暴露了阿壠的反革命陰謀嗎！

被胡風捧爲“中國最有才華的詩人”的綠原，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另一個骨幹分子。綠原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特務。他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被調至”“中美合作所”（即“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簡稱）“工作”過。這個“中美合作所”是美帝國

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合辦的，由美國人替美國自己也替蔣介石訓練和派遣特務，並直接進行恐怖活動的陰森黑暗的特務機關，以殘酷拷打、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而著名的。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多少革命志士和民主人士在這裏被秘密殺害，抗日勝利後震動全國的李公樸、聞一多被殺害事件，就是這個“中美合作所”中的特務幹的勾當。人們聽到“中美合作所”這個陰森地獄的名字，就要切齒痛恨，為我們革命事業而犧牲在這裏的無數烈士哀悼，而綠原曾寫信給胡風，認為調到這個特務大本營的“中美合作所”，才“真的開始做人了”。又說那裏“美國人極多”，他的生活會過得好些，而且還可以“學習一點‘陰暗的聰明’”，就是說，在那裏，綠原進一步學會了對革命人民進行陰謀暗害活動的本領。

說什麼綠原的“詩”，在重慶時“真是紅得發紫”。那末，就看這個美蔣特務，胡風骨幹分子綠原寫過一些什麼詩吧。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發動了對解放區全面進攻的內戰，早在五月，綠原就為蔣匪軍寫出“鼓勵士氣”的“前奏曲”：“復仇的哲學”。他在這首“詩”裏，咒罵解放區的軍民為“兩隻腳的人獸”，張牙舞爪地號召國民黨匪軍向解放區“廝殺去”！要把解放區的軍民“追到遙遠的冥王星”！一九四七年三月，正是蔣介石匪軍在八個月內損失了六十四個旅（師）後，綠原寫了“悲憤的人們”，向慘敗的匪軍打氣。

到一九四八年，就是在綠原咒罵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是“萬惡的共匪”以後不久，竟由胡風分子曾卓介紹，他打入了黨在武漢的地下組織。後來突然潛逃了，武漢解放時又突然回到武漢，與曾卓一起自稱是“共產黨”接收了“大剛報”。一九五〇年綠原又使用了許多陰謀鬼計，再度鑽進黨來。他在一九五二年“七一”寫的“詩”裏口口聲聲“親愛的黨”、“偉大的黨”，

而同年二月三日他給胡風的密信裏，却誣蔑廣大人民羣衆的擁護黨爲“敬神”，對黨和革命人民表示了刻骨的仇恨。

蘆甸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忠實走狗。這個反革命分子遠在一九三四年就進了國民黨的幹部人員養成所，畢業以後，曾任僞聯保主任，無惡不作。一九三五年冬，又進入僞南京教導總隊受訓，後被派到僞杭州集訓總隊任班長，曾到蚌埠爲國民黨招募新兵。一九三七年又被保送入僞黃埔軍校十四期“深造”，以後又受過僞政工人員訓練，做過僞中央軍官學校的分隊長、指導員等職務。一九三九年蘆甸就結識了“七月社”的胡風分子們，並參加了胡風分子方然、謝韜等主持的“現代文學社”的活動。一九四五年在胡風的“指示”下，由阿壠弄了通過蔣管區的護照，蘆甸混入了中原解放區。一九四六年中原突圍時，他又逃回蔣管區，住在上海胡風分子冀沅家裏，馬上拜見了胡風。後來，蘆甸又一次混進解放區，拿着兩本“七月”詩叢，一套“希望”雜誌，和在解放區的胡風分子魯藜一見如故，接上“關係”，並使用兩面手段，騙取了人們的信任，在隱瞞了參加國民黨等反動歷史的情況下，打進了共產黨內。

天津解放後，蘆甸竊取的天津文協秘書長的職務，藉此大肆進行陰謀活動。一面暗地到處謾罵誣蔑共產黨的文藝領導，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一面公開地到處給胡風捧場，宣傳胡風的反動理論，那時，天津文協機關簡直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個“障地”。一九五一年文藝整風時，中共天津市委負責同志指出天津文聯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爲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不明確。蘆甸就到處煽動對市委的不滿，並趁機寫了一份反對市委、反對黨的文藝政策的報告，盜用了天津文聯黨支部名義送交市委。這個報告未經任何其他黨員看過，但却經過了阿壠的“批准”和修改。

蘆甸一貫千方百計地盜竊黨內文件、探聽黨內機密，作為胡風反革命活動的資本。他能看到的黨內文件，差不多都要拿到胡風家裏放幾天，他看不到的，就設法陰謀竊取。他給胡風“傳閱”黨內文件，幾乎已形成“制度”。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凡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機密，不管對胡風有利或無利，我都告訴他。”他建議胡風向黨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給他們來一個悶棍吃吃”。

當批判胡風反動思想運動展開以後，今年一、二、三、四月內，蘆甸曾“晉見”胡風竟在十五次以上。一見風向不對，馬上順風轉舵，胡風叫他“主動”地進行假檢討。他曾痛哭流涕地交代了一些枝節問題，向黨保證說：“再沒有了”，可是他却保留了謝韜和許多重要的反革命活動材料。

胡風反革命集團還有許多其他骨幹分子，如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根據地——“泥土社”編輯部實際負責人張禹，原是國民黨員、三青團員，是國民黨偽中央軍校畢業的反動軍官，曾任國民黨第三戰區偽“陣中日報”編輯主任，台灣偽“和平日報”（它的前身是臭名昭著的“掃蕩報”）主筆，溫州偽“浙甌日報”主筆。披着“教授”外衣潛伏在上海復旦大學的賈植芳，在十多年前就開始從事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的活動，他當過反動軍官，做過軍統特務機關報“掃蕩報”的編輯，還做過專門檢查進步書刊的反動的新聞檢查官。他參加過山西的土匪武裝，在蘇北拜大流氓頭子王三太爺為師父。有的人是和托洛茨基匪幫有密切聯系的，如費明君很早以前就在托派胡秋原的神州國光社做編輯，李正廉抗戰前就潛心研究過托派的反革命理論。有的是出身於反動的地主階級，如莊湧就是一個地主反革命分子，當一九四六年解放軍一度撤出他的本鄉江蘇省邳縣時，他私設公堂拷打農民，實行倒算，逼死農民多人。

總起來說，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基本成員，不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以及逃亡地主等反革命分子。全國解放以後，他們大都掩蓋了自己的反動政治面貌，隱瞞了自己的醜惡歷史，偽裝進步，到處“爭取人”、“聯絡人”、“大大加強實力”，發展他們的反革命組織，擴大他們的反革命隊伍。由這一夥人類的渣滓組成的反革命集團，他們“恨一切人”，憎恨我們“這個社會秩序”。我們必須把這個毒瘤連根拔掉，剷除乾淨。

(三) 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是胡風 反革命集團的後台老闆

從上述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來看，他們很早以前就和帝國主義國民黨蔣介石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系，他們的反革命活動，是配合帝國主義國民黨蔣介石匪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直接為推翻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民主政權，妄圖使反動統治在中國復辟的陰謀活動。

這裏，從兩個例子來看他們多麼忠實於帝國主義：前面說過，胡風在日本“留學”時，就幹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一九三六年，胡風翻譯了一本朝鮮和台灣的短篇小說集，書名叫“山靈”。解放後又重新出版，大量發行。這本小說的作者張赫宙是朝鮮人民的叛徒，當時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現在又成了美帝國主義和李承晚的奴才。這本書宣傳日本併吞朝鮮的“合法化”，把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朝鮮說成是“變革”，是“走進了資本主義社會”，還挑撥中國和朝鮮的關係。胡風在本書的“序”裏又故意把台灣說成是“外國”，把台灣和朝鮮並列。這是多麼醜惡地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走狗的嘴臉呵！其次，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後不久，即一九五〇年七月，胡風就在上海挖空心

思，用“字面上站穩立場”的手法，發表一篇“人民的世界和平一定要勝利”的文章，妄圖誣蔑蘇聯，證實他的主子艾奇遜的昏話：北朝鮮向“大韓民國”發動了“無端的進攻”。

正如“人民日報”編輯部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所指出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確是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的代言人，上面的兩個例子，不是確確實實證明了他們是多麼地適合於他們主子的願望麼！

當胡風集團的反革命意見書公開後，蔣介石匪幫同樣以為“缺口打開了”，他們的報刊和廣播，發出了讚美和歡呼聲，公開“向胡風鼓掌歡迎”，稱胡風是“大陸上的反共先驅”，認為替蔣介石的復辟活動準備了良好的條件，並指示潛伏在大陸的其他反革命分子，要他們支持胡風。同時，為了鼓勵胡風反革命集團，使他們繼續頑抗，蔣匪幫特地廣播了給胡風的一封信：“你有寄予深切同情的朋友，也有積極準備和你會師的伙伴。”這一小撮面臨最後滅亡的傢伙，他們還在做“會師”的迷夢哩！

在“人民日報”連續公佈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後，蔣匪幫的反動報刊立刻顯得驚慌失措，改變腔調，掩護胡風退却，說什麼胡風不是一個反共的人，並替胡風集團的密信作“開脫”的解釋。為了挽救這個反革命集團，他們甚至不惜罵胡風是“殺人不見血的幫閒”，“對共產黨是大捧小罵”。以為這麼一來，就可以給胡風集團打掩護，可以抹掉胡風的反革命罪狀了。這豈不是弄巧成拙，欲蓋彌彰嗎！可見作為這個反革命集團的後台老闆的蔣匪幫，對胡風“全綫總退却”的策略遙相呼應得多麼緊密。

蔣匪幫眼看到胡風反革命集團面臨全軍覆滅，就急急忙忙從檢討教訓方面大作文章，以便穩定其他的暗藏反革命分子。在六月四月出版的“新聞天地”中，有一個小標題：“該死”的

信”。其中特別指出“如果這些密信不發現，胡風是逃過了這一關的”。他們在吸取教訓，要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更善於蔭蔽自己，不要像胡風那樣“疏忽”了。同時，對胡風未能“早日潛逃來港”，深表惋惜。

算了，不管怎樣，聲援也罷，哭泣也罷，帝國主義蔣匪幫苦心經營了二十多年的一支別動隊——胡風反革命集團，是被我們徹底摧毀了。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一定要遭到同樣的命運。

二 胡風集團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集團

(一) 胡風問題是個什麼問題

上面說過，胡風集團是由一些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以及逃亡地主等反革命分子作為基本骨幹組成的，而又與帝國主義國民黨有着密切的聯系，所以，胡風集團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的政治集團。

他們主要是集中在反對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革命文藝運動上。中國共產黨是今天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是各種革命力量的核心，今天任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民主政權、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其性質就是反人民和反革命的。

長期以來，這個反革命集團挖盡心思，到處建立據點，發展組織，擴充實力，千方百計地打入黨內，人民團體內，甚至打入到人民解放軍裏去，從事探聽情況，盜竊國家機關和黨內文件，等他們“看準了”的時候，就把“頭顱拋出去”來“擊碎”我們人民民主政權的“鐵壁”。為此，他們“用孫行者鑽進肚皮去的戰術”，一面和我們“握手言歡”，一面“用橡皮包着鋼絲打囚徒的鞭子，打傷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傷痕的方法”來進攻我們，公開的一面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還要順着”黨和人民，而另一面暗中却更加緊地“磨我的劍，窺測方向”。隱蔽和玩弄兩面派的手段，這不僅是胡風反革命集團，而且是目前一切反革命分子所運用的慣技，以此來騙取人民的“信任”，騙取領導人

員的“信任”，暗中進行反革命活動。同時，他們進行“挖心戰”，用資產階級思想來腐蝕我們，以便“從這一步去推動實際的局勢”。他們瘋狂地攻擊和誣衊馬克思主義，用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觀戰鬥精神”來代替馬克思主義，以使人們喪失對反革命鬥爭的思想武器，走上他們所指引的反革命的道路。此外，他們懂得“形勢變化了，鬥爭方法也應該變化”。他們所採取的這些策略，是很陰險和毒辣的。例如他們在三十萬字的意見書中只攻擊林默涵、何其芳、周揚等幾個同志，說這幾個人弄壞了一切事。他們在大舉進攻之前，“主要是準備條件，多一些條件，再多一些條件”，把“羣衆基礎弄好”，然後“就找大的對象”，即對準革命的要害加以攻擊。

這次，這個反革命集團的大暴露，是因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日益進展，他們的“遠大的未來”已接近末路，在“爲樂觀估計所蔽，終於冒進”的情況下，公然向黨和人民展開了全面進攻，“拋出”了他們的“意見書”——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反對作家掌握共產主義世界觀；反對作家和工農兵相結合；反對作家進行思想改造；反對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反對文藝爲當前迫切的政治任務服務；並主張解散文藝界統一組織，即實際上取消黨對文藝的領導。顯然，這個綱領是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反革命綱領。胡風所提出的問題實質上不單獨限於文藝一個領域，而是帶有普遍意義的政治性的問題。

（二）解放前胡風集團的反革命活動

上面說過，很早以前，胡風就在江西“剿共”軍中做過反共的政治工作，後又去日本混了一個時期，幹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一九三三年，胡風回到上海，混進革命陣營，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從革命內部來進行破壞活動。